



联合  
国  
安  
全  
理  
事  
会



PROVISIONAL

S/PV.1786  
28 July 1974

CHINESE

第一七八六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八日，星期日，下午九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佩雷斯·德奎利亚先生

出席：澳大利亚

奥地利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中国

哥斯达黎加

法国

印度尼西亚

伊拉克

肯尼亚

毛里塔尼亚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喀麦隆联合共和国

美利坚合众国

(秘鲁)

劳伦斯·麦金太尔爵士

扬科维奇先生

契尔努申科先生

庄焰先生

萨拉萨尔先生

德吉兰戈先生

安瓦尔·萨尼先生

谢赫利先生

马尔纳先生

哈桑先生

萨弗隆丘克先生

理查德先生

恩吉内先生

贝内特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厅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分发的，所以提出更正的时限为一九七四年八月一日。

盼望各国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的限制。

下午九时三十五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塞浦路斯的局势

- (a)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六日秘书长致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1334)
- (b)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六日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表致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1335)
- (c) 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日希腊常驻联合国代表致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1348)
- (d) 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八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联合国代理代表致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1389)

主席：按照从第一七七九次会议开始的前几次会议的决定，我建议理事会同意邀请塞浦路斯、土耳其、希腊、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印度和毛里求斯等国代表参加讨论，但没有表决权。

应主席的邀请，塞浦路斯代表罗西德斯先生、土耳其代表奥尔查伊先生和希腊代表卡拉扬尼斯先生在理事会议席就座。

主席：由于理事会议席席位有限，我请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印度和毛里求斯等国代表，在理事会会议厅旁边专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按照惯例有一项了解，在轮到他们向理事会发言的时候，再请他们在理事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南斯拉夫代表基基奇先生、罗马尼亚表达达特库先生、印度代表贾帕尔先生和毛里求斯代表兰普尔先生，在理事会会议厅旁专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这个议程项目。我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联合国代理代表的请求，召开安全理事会这次紧急会议。苏联代理代表的信已作为 S/11389 号文件分发。

萨弗隆丘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苏联代表团遵照苏联政府指示，请求你召开安全理事会紧急会议，以审议执行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日关于塞浦路斯局势的理事会第 353(1974)号决议的问题。关于这件事的信件已经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正式文件分发，我现在不宣读这封信。

由于第 353(1974)号决议的基本规定没有被执行，换句话说，截至目前为止没有一条规定被执行，所以有必要召开安全理事会紧急会议。

此刻，在独立的塞浦路斯国领土上，外国军事干涉仍然继续着。并没有恢复塞浦路斯共和国以马卡里奥斯总统为首的合法立宪政府；也没有恢复该政府的各机构，这些机构现在不发生作用。正是由于不执行上述决议的结果，塞浦路斯继续存在着直接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爆炸性紧急局势。

因为严重关怀在塞浦路斯及其周围发生的事件，苏联政府今天就塞浦路斯出现的局势发表了一个新的声明。请容许我宣读该声明全文：

“苏联政府认为必须再度说明它对塞浦路斯所抱的立场，并以最明白的措辞来加以说明。苏联政府所以要这样做是由于这一事实的存在：由希腊军人政权侵略行为以及其保护者狼狈为奸而引起对一个独立国家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和主权的威胁，尚未除掉。这种威胁现在在性质上起了新的变化，但对塞浦路斯的命运所构成的危险并未稍减。一个独立主权国家，一个联合国的

成员国，现在在最严重的事态下面临继续生存还是灭亡的问题。

“就是企图用直接军事干涉的办法来消灭独立的塞浦路斯的同一集团，现在想借幕后操纵的办法，来达到这项目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某些方面正将塞浦路斯的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作为一种无耻的讨价还价的筹码，以加强它们自己在东地中海的军事战略地位。事实上，它们是设法在全世界面前造成分割该岛或至少造成这种分割条件的既成事实。关于这一点，它们毫不犹豫，独断独行地在塞浦路斯人民背后决定他们的前途，损害到他们基本的重大利益。

“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十分了解安全理事会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日的决议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执行。

“安全理事会的决议要求立刻停止外国军事的干涉，并立即撤退外国军事人员，包括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要求撤退的人员在内。但是那些造成武装叛乱的希腊军事人员至今尚未自该岛撤退。驻在塞浦路斯的外国军事部队也没有撤退，而且人数继续在增加之中。这一切情况能使塞浦路斯人民蒙受何种悲惨的后果，是不难想象的。在目前这种情绪激动的时候，塞浦路斯人民已经处于暴力和恐怖的情况下。

“安全理事会的决定要求恢复塞浦路斯的宪政政府。但是傀儡“统治者”桑普森虽然已经被赶出政治舞台，可是真正的统治权力仍在叛逆者手中，这些就是赞成并吞塞浦路斯的那帮人，所谓“希塞统一”运动者。

“使得马卡里奥斯总统领导的合法政府充分行使职权的必要条件并不存在。明目张胆地干涉塞浦路斯人民的内政的行为仍然在继续进行。事实上，有人正在作出种种努力，以图巩固对该岛的占领，把该岛分割为许多小块土地。这是全世界的人有目共睹的。

“这种情况无法再加容忍。必须尽快阻止这种对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害。苏联自己就要为这个目标继续努力。任何人不应

对苏联这一立场抱有丝毫的怀疑。

“所有赞成保持塞浦路斯作为一个事实上而不是名义上的独立国的国家，都有责任采取一切必要步骤，来达到这一目的。主要的工作就是充分地立即执行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日安全理理会有关塞浦路斯的决议。

“必须将塞浦路斯的地位恢复到它在希腊军事集团进行侵略以前所享有的主权国地位，必须迫切地停止对塞浦路斯内政的一切外来干扰，和从岛上撤走所有的外国部队。

“必须确保塞浦路斯人民——希裔塞人以及土裔塞人——在和平与宁静的情况下解决他们自己问题和决定他们共同家园——主权的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命运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这当然先需要有合法的塞浦路斯政府的代表参加所有塞浦路斯问题的国际讨论会，包括联合王国、希腊和土耳其三国已经在日内瓦开始进行的谈判。苏联对此坚决支持。任何不符合塞浦路斯人民利益的决定只能导致情况的进一步恶化和新的冲突。

“安全理会在这方面也负有重大的责任。它的决定不能仍旧只是纸上谈兵。苏联政府将力求确保安全理理会充分履行委托给它的任务。

“苏联是在原则性的考虑下支持塞浦路斯的独立和主权以及该共和国不结盟国家的地位。这些考虑源自苏联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采取一个击退侵略和保护所有大小民族合法权利的政策；采取一个和平及缓和国际局势的政策。那些为维持一个独立的塞浦路斯和为保证这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而努力的国家可以确保得到苏联的谅解和合作。”

如苏联政府的声明所强调的，安全理理会必须采取紧急有效的措施以执行第353(1974)号决议中的关键规定。这正是苏联代表团在安全理理会最近所有会议中屡次坚持说明的话。特别是，就在理事会昨天的会议上，苏联代表团再一次

提醒理事会各成员注意，有迫切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其目的在执行理事会关于塞浦路斯问题通过的决议，特别是第353(1974)号决议。

苏联代表团觉得安全理事会必须紧急地通过决定，要求一切有关政府毫不迟延地采取所有必要措施，切实执行安全理事会第353(1974)号决议的全部，也就是说，决议的所有各部分和各项规定。

到目前为止，关于第353(1974)号决议，这个订定塞浦路斯政治解决的基础的决议，其执行状况仍然使人不满。这就是为什么苏联代表团感到在目前形势下，单只要求一切有关国家采取紧急有效措施以切实执行第353(1974)号决议的全部，是不够的。同时还必须坚持要希腊军事人员从该岛紧急撤退，人所共知，这些人员贸然干涉塞浦路斯的内政，是造成目前危机的主要原因。但是这还不够。此外还必须尽速从该岛撤退所有的——我重复，所有的——在塞浦路斯侵犯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外国部队。如果这些部队不撤退的话，形势会趋向巩固对塞浦路斯共和国这个独立主权国家的占领，并把该国分裂成个别的小块，也就是事实上毁灭或消除了这个国家，使其国不成国。

目前，安全理事会将对紧急执行第353(1974)号决议的所有各部分负有特别重大的责任，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必须对塞浦路斯的情况有直接的了解。理事会必须从其自己的代表收到有关塞浦路斯的情报。理事会必须直接知道七月二十日通过的决议何以未能执行。

非常清楚，如果将来第353(1974)号决议没有执行，不管是谁的错，理事会就必须审议并采取措施，以期确实保证执行该决议的所有规定。按照联合国宪章，这是理事会的职责所在；按照宪章，理事会完全有可能履行这个责任。

理事会的首要责任，就是确保塞浦路斯共和国，以马卡里奥斯总统为首的，符合宪法的政府，在该国有机会充分施行其权力。

苏联代表团愿再一次强调，如果安全理事会不能完成交托给它的责任，不能确保恢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该岛局势可能更形尖锐化，而造

成军事冲突的永久温床。

正是为了这个原因，所以我们紧急呼吁理事会毫不迟延地采取措施以确保完全立即执行第353(1974)号决议。

主席：我请联合王国代表发言，他要就程序问题发言。

理查德先生（联合王国）：主席先生，既然被苏联在星期天晚上九时三十分拉到这里来了，我请问你一个程序问题，是不是该请苏联明白说明其立场？由于我们正在审议第353(1974)号决议，我请问苏联一个明确的问题，希望能得到明确的答案。苏联是不是要求目前在塞浦路斯土地上的土耳其部队撤退，苏联是不是认为第353(1974)号决议要求在塞浦路斯土地上的土耳其部队撤退？我很遗憾不得不用这种方式来打断他的话，但是我感到如果安全理事会召开这次紧急会议是为了审议第353(1974)号决议的执行问题的话，也许需要苏联告诉安全理事会，它要求从塞浦路斯撤退的是什么部队——是土耳其部队不是？

萨弗隆丘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当然啦，我们保留权利，来判断联合王国代表是不是提出程序问题还是只问了一个问题。我们对这一点还不清楚，但是因为他问了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要回答他。我向理事会宣读的苏联政府声明已最明确地说明，苏联政府坚持从塞浦路斯共和国这个主权国家的领土上，撤退所有外国军队。

理查德先生（联合王国）：鉴于苏联代表最后的答复，我会很简短。我觉得既烦恼又好奇，并相信安全理事会其他成员也是如此，想知道我们今晚为什么被拉到这里来。过去十四天内，我们已为塞浦路斯问题开了七、八次会。过去八天内，我们已就塞浦路斯问题在这里集合了不下六次。大家都记得，的的确确近在

昨晚我们还在这里开会。从昨晚到今晚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答案是，什么也没有，除了苏联政府显然决定要发表一个声明。当然苏联政府完全有权就塞浦路斯问题发表声明，就象任何其他政府一样，但是我不得不说——这没有不敬之意——我不认为苏联政府有权在星期天晚上九点钟把大家召到这里来，只为着听听莫斯科今天下午散发的一段宣传。我要很尊敬地向苏联代表说明，确实有其他办法，特别是在自由的民主制度下，来散发政府声明。并不需要使安全理事会各成员亲自参预。

今晚我们面前甚至连一份决议草案都没有。只有一份文件，大多数成员都看到了，显然是苏联没有勇气正式提出来的。我们来看看这份文件，到底说些什么话？文件要求各国采取紧急有效措施以切实执行第353(1974)号决议。它坚持——这份文件坚持——尽快撤退在塞浦路斯侵犯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所有外国军队和军事人员。无论如何，今天晚上我们对一件事感到很高兴，就是这是第一次我们知道苏联除要求在塞浦路斯的希腊部队撤退外，也要求在塞浦路斯的土耳其部队撤退。第三，这份文件要求安全理事会派一个特派团到塞浦路斯，由迄今未指明的不知道那些安全理事会成员组成。最后，还要求安全理事会审议要采取的进一步措施的问题。

在这次会议开始前，我不嫌麻烦询问了苏联代表团，这份文件的地位如何。他们说这不是决议草案。他们告诉我，这份文件总括了苏联关于塞浦路斯局势的想法。或许不幸的是，一个象苏联这样重要的政府考虑出的意见，居然找不到人来发起，以便今晚提到安全理事会上，使我们能够加以审议。

这是一个胡闹的会议。是用恶作剧的方式召开的。这是苏联，如果容许我这么说，用不值得的态度任性进行宣传，而且是在安全理事会事实上在第353(1974)号决议——容许我这样说，一星期以前的昨天一致通过的决议——中批准的谈判仍然继续进行的时候，叫我们来听今晚苏联政府的这种言论，简直是对安全理事会的轻蔑，对联合国的轻蔑。

最后，请让我说。苏联代表今晚说出了一点新意见。他说他坚持日内瓦的会谈要有塞浦路斯代表直接参与。这是苏联政府第一次说明这一点。当他发言的时候，我细心翻阅了从我们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以来整个辩论的所有逐字记录，这些记录就在我桌上。记录里，苏联代表没有一个字是对我八天以前在安全理事会关于日内瓦会议的发言表异议的。他没有说过一个字认为该会议不是按照应该举行的方式举行的。

我不想再多说了。也许我已经说的太多了，但是我必须说，我认为今晚这项表演对联合国没有任何好处。

主席：我请苏联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萨弗隆丘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让我向你指出，联合王国代表要求就程序问题发言，事实上却就理事会现在正在审议的项目作了实质性发言。这违反了理事会的议事规则。我无条件地抗议这种行为。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第二——这也与联合王国代表违反议事规则有关——如我所说，联合王国代表要求就程序问题发言而利用机会去谈项目的实质问题，用尽一切办法歪曲我们的立场。这是不可接受的违反行为。

安全理事会的所有成员都确实知道理事会应当如何进行工作。有一张发言人名单，上面有所有想参加辩论的代表的名字。联合王国代表漠视安全理事会的通常惯例，突然作了发言。我们对联合王国代表的这种行为感到非常惊愕。如果他想就项目的实质问题讲话，如果他想要评论苏联政府的声明，他可以把名字列入发言人名单，等你，主席先生，叫到他的时候再发言。可是他不等主席叫他，就开始说话，而且主席也没有制止他。我们断不能接受这种违反议事规则的行为。我们要求联合王国代表以后尊重这些规则。当然，我们得顾到的是新到联合国来

的，也许他还没有充分研究过议事规则。也许他的顾问没有告诉他在这里正当的行为是如何的。他是有几个顾问的。让他们轻声附耳告诉他正当的行为方式吧。

理查德先生（联合王国）：程序问题。

萨弗隆丘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我还没说完呢，主席先生。

联合王国代表既然不顾议事规则，而就项目的实质问题发了言，我不想再浪费理事会的时间了，现在就回答他提出的实质问题。联合王国代表公然歪曲了事实。他说苏联代表团从来没有对日内瓦三方面会谈时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直接代表权提出过问题。根本不对，他比理事会任何其他成员更清楚知道不是这样的。在审议后来成为第353(1974)号决议的决议草案时，苏联代表团建议过第6段中应该加入一项规定，说塞浦路斯共和国应该参加日内瓦会谈，而正是联合王国的代表理查德先生，无条件拒绝了这个提议。这是事实；这是真情；就是这样发生的。因此我们相当惊讶，听到联合王国代表假意地质问我们，为什么不从一开始就提议应该把塞浦路斯参加日内瓦会谈的规定列入决议中。

主席：我请联合王国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理查德先生（联合王国）：的的确确我对联合国的方式没有苏联代表熟悉。但是，我对自由议会的方式却熟悉的多了，远不是他所可能赶得上的。

容许我也对他说下面这句话。他指责我漠视议事规则。照我对议事规则的了解，安全理事会的成员有权在被邀请出席的那些国家的代表发言之前，作一般性辩论发言。主席先生，当我请求发言而你让我发言的时候，发言人名单上只有两个国家的名字：一个是苏联，另一个是希腊。苏联代表已经说过话了；确实，我们都听见了。因此，先生，当你叫我发言的时候，发言人名单上仅剩的一个名字

是希腊。我们都知道，希腊不是安全理事会成员——虽然我们当然非常高兴看到希腊代表出席。因此，纵然我对联合国的方式还不熟悉，在我看来——我很尊敬地说——我没有违反任何议事规则。

苏联代表真正抱怨的不是我违反了议事规则，而是我揭露了今天晚上会议的真正性质是什么。

主席：我请苏联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萨弗隆丘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们要重复我们的意见，认为联合王国代表没有完全熟悉议事规则。在我们说完以后，如果发言人名单上没有别的名字，他才有权发言；在那种情形下，他可以就项目的实质问题发言。但是他要求就程序问题发言，却去就实质问题发言。这就是违反了议事规则的地方。

理查德先生（联合王国）：主席先生，我道歉。

主席：发言人名单上下一位是希腊代表，现在我请他发言。

丹尼斯·卡拉扬尼斯先生（希腊）：我很有兴趣地听到联合王国代表所提出的问题和苏联代表的答复。尽管苏联代表在讲话中没有提到土耳其军队入侵塞浦路斯的问题，我想他是指所有现时在塞浦路斯的外国军队——包括土耳其的军队。如我错了，请苏联代表加以指正。

联合王国代表说，自从上次理事会召开会议以来，塞浦路斯并未发生新事件。我认为这是有点低估事实了。事实上，无论在塞浦路斯或日内瓦，今天是十分困难、十分混乱的一天。有些报纸报道说希腊要求理事会开会。实际上，今天在塞浦路斯发生了许多违反停火事件。同时，土耳其在日内瓦所提出的条件又是希腊

很难接受的。而土耳其又说这是没有谈判余地的条件。所以，我国政府确曾想过请求安全理事会开会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所以没有提出请求，是因为在纽约时间下午较早的钟点，日内瓦的事态发展似乎稍为好些，因此，我国政府很不愿意做任何足以危害日内瓦谈判的事。

在我的案卷中充满了今天在塞浦路斯所发生的违反停火事件。其中有一切细节。同时，我的案卷中更充满了土耳其今天在日内瓦提出的要求的每一种资料。但是，我不会谈到它；由于希望日内瓦谈判将会好转，所以，我不会谈到它的细节。

我现在愿意谈谈苏联代表的讲话。他曾谈及要撤退塞浦路斯的所有军事人员和所有外国部队。他提到了在塞浦路斯的希腊军事人员，但是，却没有提到在塞浦路斯的土耳其部队。因此我要借这个机会来说明有关在塞浦路斯的希腊军事人员的一些事实。

这些人员是应塞浦路斯政府的请求而从希腊派出的，我确信罗西德斯先生不会否认。由于塞浦路斯共和国认为要设立一支军队，所以需要这些人员，才提出这个请求。如果土耳其对它没有威胁，我想塞浦路斯是决不会请求派遣希腊军事人员的，如果真是这样，我们便好办多了。可惜的是，驻于塞浦路斯的希腊军事人员确卷入了在那里发生的政变。我们认为这是很不幸的行动，同时，我愿意在这里向理事会宣布，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刻将军事人员从塞浦路斯撤出，毫无困难。如果能够在明天早上就把所有人员撤出，我们会十分高兴。

但是，理事会应当同意，有一个国家来到这里并向理事会说：“我国的人员在国外进行很遗憾的活动。我们自己也认为这是很遗憾的，我们准备随时矫正它”；然而另一个国家却以一支大军向塞浦路斯侵略，既没有受到塞浦路斯政府的邀请，更于侵略原因已不存在时仍拒绝撤军，而且口头接受停火而没有勇气去实现它，这两个国家的做法是不同的。

主席：我现在请土耳其代表发言。

奥尔查伊先生（土耳其）：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今晚又要开会了，我现在还是不明白；但是，既然席上已谈了那么多，我应当要作一些解释，以解决这个复杂的局势和答复所提的某些问题。塞浦路斯和日内瓦方面的情形——我要和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表示异议——并没有召开会议的需要。

因为我的消息——我不是夸张——一定比曼哈顿或是出席这次会议的成员国代表的各个首都所放出的消息更为准确，我才这样说。现在谈判仍在日内瓦继续进行中，我更高兴地听到希腊代表说日内瓦的谈判还有些希望。这种看法我是同意的。谈判是很困难的、艰巨的工作，有时更濒临绝望，但是，它仍在继续进行中，而今天下午我国总理还要求与希腊总理会晤。我认为所有这些事最少都是朝向好转——如果不是最好的方向发展——的确实步骤。

我本来要详细地讲一下希腊在塞浦路斯驻军的问题。我原来是要说明几点的，但是，我想希腊代表最少已讲出了一些，我要再讲的已不多。他们说他们很抱歉，因为他们做了一件错事。过去十五年来，由于塞浦路斯一些人的请求——他们觉得如有希腊军队在那里会好些——他们一直在那里。但是，其中一大部分都是用虚伪的借口派出的，备有种种式式的全副武器；我们近几天来曾有机会看到是那一些武器。

我曾几次在理事会上谈到这个问题，正如我的前任和他的前任一样。这个问题与假作农具来购买军备有关，并在联塞部队的监护下购买军械：军械、军械，什么时候都是军械。我们曾见到希腊士兵使用这些军械，数目是成千成万的。想必这些希腊士兵是在那里训练大主教的卫队的。

土耳其愿意再一次把过去十五年来在毫无法纪的局势下所发生的事——现在已由希腊代表所说的话而得到证明，这想必也是为了希腊主义的更大荣誉吧。尽管在这里出席的土耳其代表多次提出警告，认为这将造成危险的局势，但是，所有这些事件都没有引起理事会的愤怒。而我们认为危险的局势，就是忽然宣布任何希腊政治家都从不否认的最高目标的实现。想必是因为你不能一面否认它，一面仍

在塞浦路斯或希腊继续作为一个政治家。但是，它并不是有如我们所想象的——忽然宣布希塞统一，而是把那个不能迅速推动希塞统一的政权推倒了。他们没有那么大胆。

事实上我们不禁又注意到——我相信出席的许多代表也已注意到——最近的座位安排的改变，这可能是表示要回复到从前希塞统一公式的温和手段，和我们忧虑因桑普逊的政变而造成的暴力手段——如果不是土耳其采取行动来制止它的话——成一比照。

今天希腊又替塞浦路斯说话了。如果这是由于对合法性不无疑问，那么我不能提出反对。但是，我想指出，我们认为对于这个问题来说，我们与希腊代表有同等发言权——不多也不少。

塞浦路斯有两个社区，希裔社区和土裔社区，但是，土裔社区从来没有发言的机会，只有土耳其代表有时会讲出他们所受的罪。

现在已在会议上提出了许多要点。联合王国的代表尤其强调土耳其派驻军队的问题。那个问题会引起许多附带问题，因此，我希望联合王国政府在日内瓦把整个问题提出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代表曾讲到需要恢复塞浦路斯的合法政府。我当然不否认有此必要，这确是需要的。但是，此刻我觉得理事会不在周末的深夜时刻来寻求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塞浦路斯执行其宪法的工作，或是执行剩下来的宪法的问题，当然应由塞浦路斯人自己来解决。据我所知，塞浦路斯的情形是，如果我没有错的话，它们已有一个代理国家元首，这是当国家元首不在时的正常程序。

我觉得有点难于理解的就是，对一个已经很紧张的局势的过度渲染，和目前处理这个局势的方法。我曾说过——并坚持要作为将来的凭证——理事会召开会议是因为从曼哈顿岛的旅馆中获得消息或引起一时的冲动，而不是因为得自塞浦路斯的消息，并且没有考虑到当地的局势，也没有照顾到在日内瓦所作的非常努力，

以达成一项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法——一种和平的解决方法——或是达成此种解决的第一步的话，我认为我们就会危害到使其回复常态的目的——我相信回复常态是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

现在塞浦路斯的土裔塞人正尽一切努力来决定它们本身在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命运；直至两周以前——我坚持这样说：直至两周以前，就是政变前后——只有希裔塞人可以为它们本身的命运和为我们认为是——我希望没有错——它们所共有的国家的命运发言。苏联代表刚才所表示的正与这些意见相吻合，所以我很高兴。

其次，苏联代表又提到叛变政府有实现希塞统一的企图。但是，我觉得这种讲法需要更正。苏联代表认为这就是叛变政府——就是桑普逊政府——的企图，我们当然是不会不同意的。但是，那个目标并不是新的。无论岛上由那一个政权来掌握——在政变之前或之后，它却从来没有变更过。

我想提醒理事会成员——我相信我这样做已经使人很讨厌，当理事会花了差不多六个月的时间来开会议论这个问题时，我曾向罗西德斯大使质问他敢不敢庄严地说明希裔塞人政府是反对希塞统一的观点的，但是，他从来不敢这样做。我当然不能希望他今天晚上会这样做，但是，就是他这样做，我对于这个同样的题目还是要向他提出问题。

我愿意再提出一点，最后一点。希腊代表在解释过去十五年多，或十年，或是若干年来——当然有十年长——大量希腊部队从大陆（或是祖国、或是任何它们喜欢叫的称呼）派到塞浦路斯的问题时，他说是应塞浦路斯政府的请求而派去的。我的问题是：是根据那个宪法？是那个因给予土裔人平等而被撕得片片碎的宪法吗？如果是那个宪法，我们就面临一种很奇怪的情况，这是因为根据那个被上一任塞浦路斯的希裔塞人的立宪政府所踏碎了的宪法，防卫问题要得副总统赞同的。我从来没有想到在邀请希腊派兵到塞浦路斯之前曾与他商量过。

现在已是深夜，这一切都不能使我们对塞浦路斯问题得到任何建设性的结果。事实上塞浦路斯问题有很长历史；为了某种原因，它在过去十年来一直列于理事会

的议程上。并不是因为土耳其政府忍过了十年来不断的挑衅，眼看着希腊驻兵塞浦路斯已增加到无可忍受的程度，所以采取了所有理事会成员所熟悉的行动，在塞浦路斯重建了某种程度的法治，并使希腊恢复了我们现在所欢呼的民主，同时我们仍然希望会成为塞浦路斯问题确实解决的开端——并不是因为这一切，所以这个问题才在这里出现的。

主席：我请希腊代表行使答辩权。

卡拉扬尼斯先生（希腊）：这只是对我的土耳其同事所提到的座位安排问题提出一个很短的答复。我愿意向他保证，这与我无关。事实上，我愿意明确地告诉他，昨天和他在一起我很高兴。这也许是秘书处所作的一些主动之一，同时，我愿意于下一次开会时请秘书处把我安排于另一侧。

主席：我请塞浦路斯代表发言。

罗西德斯先生（塞浦路斯）：我们刚才听取了土耳其代表就过去一切种类无关紧要的事件所作的极为杂乱无章的发言。他甚至谈到安全理事会定期会议期间所作关于延长联合国部队任期的陈述。但是，问题在于目前塞浦路斯的状况如何？塞浦路斯发生了何种空前未有的事件？到了这个时候还容许轻率从事，还容许土耳其代表就座位安排一类的问题发表意见吗？

实际上塞浦路斯已经受到屠杀；遭遇到来自土耳其的想通过侵略进行肢解的企图。它的自由出入的城市，完全不设防的城市，受到土耳其军用喷气机的空中扫射和燃烧弹的焚烧；它的农场已经燃烧了数日，它的人民遭受了凝固汽油弹轰炸的苦痛；它的医院和机关几乎是疯狂破坏的特殊目标。

甚至于在七月二十日安全理事会通过呼吁停火的决议而且停火已经为一切当事国所接受和同意以后，他们还干着这种事。在通过那项决议以后的整个星期，攻击仍在进行，甚至变本加厉地进行。土耳其政府不但不撤退它的部队，还不停地在大量进军它的战略物资——坦克等等——以便对几乎手无寸铁的居民继续进行疯狂的攻击。

鉴于那种不停的攻击，安全理事会了解到事态的严重，就更加强烈地要求停火。在作了那项要求以后的七月二十四日，战事是平静了；但那天以后又开始了侵略，甚至更猛烈地进行侵略。

上次会议时，我列举了在停火以后被武装侵占的城市、乡镇和村庄的名称。这个长长的名单显示出包括通往尼科西亚的走廊地带在内的塞浦路斯北部占领区已经扩大。那种占领的目的是什么呢？有什么权利那样做呢？难道联合国宪章一点都不发生作用吗？安全理事会的决议遭受蔑视，小国任凭侵略者慈悲的摆布，无人加以防护，被人遗弃，结果庐舍为墟，横遭破坏，安全理事会面对这点做了些什么事呢？大国们，理事会的常任理事们，世界和平、正义和自由的守卫者做了些什么事呢？没有一样见效的。它们已经做的只是在拖延为执行停火决议所明显需要的措施和那项决议所呼吁的其他措施。甚至秘书长的建议也受到反对，秘书长主张在决议中列入一个普通的规定，在停火后不应该使用武力取得领土，如果他们这样地取得了领土，则应把部队撤回到七月二十二日停火时所占据的据点。当然，这样的规定没有列入决议的事实使得已经接受停火的任何交战国得以继续推进而获得更多的领土，因为它没有必须撤军的问题。缺乏这种规定显然是土耳其所不能抗拒的引诱，因此他们就向前推进了。

安全理事会在其后做了些什么呢？安全理事会似乎太依赖日内瓦会议了，它几乎把它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转由日内瓦会议承担；尽管对于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威胁明显地不断地在增加，它几乎放弃了不仅对塞浦路斯而且对一般世界的和平与安全问题的权威。

这是一个怪现象：日内瓦会议的参与国之一，同时扮演着所谓塞浦路斯的独立、安全与领土完整的保证国和违反该项独立与领土完整的侵略者两种角色，对于会议为执行安全理事会第353(1974)号决议所作的任何进展正在横加阻挠，目的在于争取时间，继续侵略塞浦路斯，侵占更多的领土。安全理事会的每一个成员只要阅读任何日报便能了解这种情形；他无需从各该国政府获得任何特殊的情报。

目前有个美好的构想是：“不要扰乱日内瓦会议镇静沉着的气氛”。如果日内瓦会议能根据安全理事会的决议进行，那就是最好的构想。不过日内瓦会议只是安全理事会决议的产物，应该根据该决议而行动。而且安全理事会有责任设法使日内瓦会议根据理事会的决议而行动。但当日内瓦会议的参与国之一不断地违反该项决议，拒绝遵守停火规定时，它算不算是遵守决议呢？

更奇怪的是，那个同时扮演保证独立和侵犯独立的国家在会议上大言不惭地说什么，“除非我就塞浦路斯的政治前途所开出的条件被接受，我不会遵守安全理事会关于呼吁停火的决议。”这是我们在今天的报纸上看到的。这个意思是：它把原为会议一部分的关于塞浦路斯政治前途的讨论变成要继续在塞浦路斯进行侵略、开火和蹂躏的威胁问题。

谁想到过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会发生这种事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或临发生那次大战之前这种事是可能发生的，但是不应该发生在目前这个阶段的世界。而这是真正发生了。这是现实。如果有那些不同意我的成员认为我说的有什么不真实之处，我很愿意听听他们的说法。我应该大为感激，我要为我说过的任何不确实的话而道歉，可是塞浦路斯正受到攻击还会有假吗？

现在，也许土耳其会说，“我是一个保证国，对于塞浦路斯的保证使我有权侵略塞浦路斯，焚烧它，做一切我要做的事——因为我是保证国。”但是，我在以前已经说过，保证条约上说的是：

“……如果有违反规定的情事发生，保证国就要为确保遵守那些规定所需采取的措施从事协商，并提出提议。”

代表们都知道，如果你使用了一个“提出提议”或“措施”这样的法律用语，它们应作一般的解释——即和平的措施或抗议。它不可能解释成炮火和刀剑的侵略和破坏，让他们可以实行任何想入非非的规定。

因此，根据联合国宪章，土耳其显然是侵略者，它已经几乎到了放弃作为塞浦路斯保证国的权威的程度。那是必须及时考虑的问题。而它又是发生在眼前的事实。每天一切了解那边情况的报纸通讯员总是抱着同情塞浦路斯的心情下笔，几乎有点如果他们处在可以自己采取行动的位置，他们就会这么做的样子。但安全理事会还是缄口不言，就唯恐扰乱了日内瓦会议的气氛。但当会议成为一个工具，强迫另一方接受一些政治规定，除非使用“我们要捣毁塞浦路斯”这样的威胁，那些规定是无法接受的；在这种情形之下，日内瓦会议是不会产生任何实际结果的。

整整八天的时间里，土耳其向塞浦路斯增调着部队。在停火之后运到塞浦路斯的坦克，超过一百辆。而只有在安全理事会无法保护塞浦路斯，日内瓦会议也无法采取行动时，塞浦路斯才认为需要从希腊获取若干武器，以应付联合国无法阻止、日内瓦会议不作任何抗议一味予以容忍和观望的战争。这是必须在现实中看到的特殊情况。

登克塔希先生说，土耳其派来两万人，报纸说这是很保守的估计，因为实际上是两万五千人。驻塞浦路斯的希腊部队怎么组成的呢？它们是由可以撤离的六百五十名军官组成——如果不是由于这次激变，它们早就已经调走了——除了合法的分遣队以外，并没有其他部队。土耳其代表所提到的和所搬弄的情况是关于五、六年以前就在那里的军队的情况。

我们认为我们不能袖手旁观，让目前的情况继续下去。苏联代表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一封信中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

“由于安全理事会第353号决议的主要规定未被执行，因此有召开安全理事会紧急会议的必要”(S/11389)。

那些主要的规定是什么呢？首先是停火，其次是撤出外国军队。而军事干涉仍然持续着。或许苏联代表应该更清楚地指明今天谁是残暴的侵略者。那样做更恰当而且会使联合王国代表提出的有关问题成为不必要。但事实仍然是：它在这里说的是“一切外国军队”。当然啦！“一切”包括现有的两万五千名土耳其部队，六百五十名一直在那里的军官和或许在今天到达的若干名土耳其部队。因此，即使它未经指明，我们认为指的是土耳其。即使苏联代表要讲得这么微妙，在文件本身不提名字，意思却是显明无疑的。

土耳其代表应该着手处理那件事情，作出回答。为什么那些部队会在那里？他们在干什么？我不曾在这里细谈这件事，因为街上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他们在那里干什么。或许是夸张；不过却是可能；我读过关于强奸的报道。我读过关于一切事情的报道。我不知道它们是真是假。我不想讨论那个问题。我不愿意和土耳其代表那样，引述一切奇闻怪事。我从报纸读到这种报道，不过我不加以利用。我使用的是我看到而且每个人都了解到的，譬如，这是违背宪章一切规定和安全理事会停火决议的对于塞浦路斯的嚣张，残暴而且横蛮的侵略。

因此，安全理事会正开会议论塞浦路斯问题。我不想详细探究任何对于苏联所提决议草案或信件的反对意见。我们所了解的是土耳其肆行侵略，安全理事会有必要立即行动以制止那一侵略，并使一切军队撤出。做到了这一点，日内瓦会议将会在——不受战争、杀人和侵占领土的威胁，而在和平的自由气氛，至少是在停火的情况下有所进展。我认为这是审议正在发生的事件并加以处理的时机。

七月二十八日——也就是今天——发生了下列的违反行为。凌晨一点四十五分，埃尔莫拉斯和西斯利波斯的村庄遭受迫击炮攻击。同一时间内，有十艘轮船的军事人员在凯里尼亚港登陆。在他们应该撤军的时候，他们却有更多的部队登陆，使他们的战争机器进一步加强，并进一步向塞浦路斯肆行破坏。早晨八时正，有十五架直升机和另外十架直升机在阿吉尔塔围地着陆。据观察，有许多坦克正从凯里尼亚向驻有国民警卫队的卡拉瓦斯移动。午前八时四十分，一部挂着联合

国徽章的土耳其装甲车从拉尔纳卡向圣巴甫洛斯移动。午前九时五十分，土耳其重新占领了昨天傍晚放弃的圣埃尔莫拉斯的村庄——它意谓战争、战斗和流血，这是一件足以说明我们为什么会为它牺牲若干睡眠希望负有责任的安全理事会能做些什么的严重问题。八部坦克参与攻击圣埃尔莫拉斯的小村庄。以前我也在这里提到过一个消息，土耳其军队曾命令那些村庄的居民放弃村庄和他们的财产，否则就要炸毁村庄。午前十时正，四部上述的坦克继续向西斯利波斯前进。午前十时正，十四架土耳其的直升机在阿吉尔塔村南边的尼科西亚围地着陆，载来新的人员。午后十二时三十三分，土耳其的船只在凯里尼亚以西八公里的地方卸下大炮装置。午后一时正，土耳其部队向莱姆比亚村开火。因此，这些行为是在继续进行。塞浦路斯并不是平静无事。在部队人数不断增加的时候，要说塞浦路斯一切平静不过是说它还没有完全爆炸而已。午后四时三十分，克莱皮尼区域，帕希安诺斯和阿吉奥斯·埃皮克蒂托斯村遭受大炮攻击，而整个区域也受到炮击。午后六时正，午后六时三十分一直到六时四十五分都有进一步的违反行为发生；由坦克支援的土耳其部队在圣乔治奥斯区域攻击希裔塞人部队，土耳其的船只继续在卡拉瓦斯区域卸下战略物资、车辆和武器。在应该停火的情况下继续进行着进一步战争的准备。

我以前说过——而我必须再说一次——纵使某些人认为并不重要，也应该采取措施制止这种行为。日内瓦会议参加者而正好又是阻挠达成决议或执行决议的侵略者，要多久才能慈悲为怀，饶过我们呢？这是安全理事会必须注意的严重问题，不应推给日内瓦会议，因为那个会议的责任不在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而是在于谋求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在安全理事会第353(1974)号决议所呼吁的停火要求获得执行以后，问题才能够获得解决。

主席：我请有意行使答辩权的土耳其代表发言。

奥尔查伊先生（土耳其）：在这个夜晚，考虑到这个理事会的成员们，我的发言将很简单——至少尽我可能地简单。

罗西德斯大使对我说过的话轻易地使用了“无关紧要”这个形容词，使我想起他的态度和他所代表的部队对我们多年来在这个会议厅内所给的一切警告所采取的态度。我认为在深刻研究过这个问题的人看来，这是塞浦路斯一切不幸的根源。罗西德斯大使和他所代表的部队无视塞浦路斯一切土耳其人的权利，岛上土耳其人的困境，和旨在谋求切实可行的宪法的许多呼吁。但是，他们握有权力，占尽优势，邀请希腊军队来训练他们的部队。而后在一天早晨我们突然发觉这些希腊军队不再受欢迎，红色的地毡卷向另一边。然后有人说：

“装甲车和坦克越过总统府的围墙……总统府在迫击炮轰炸声中震动。

“……我担心伤亡人数众多，物质损失惨重。

“……首都外边的飞机场是由驻扎在飞机场附近的希腊分遣队的官兵实行夺取的。

“……世界上的报刊登有属于希腊驻塞分遣队的装甲车辆和坦克的若干照片。

“……希腊飞机在夜间飞行把便衣人员运到塞浦路斯，把死伤人员运回希腊……

“……装甲车和坦克到处施展它们的暴力。

“……这是破坏这个共和国的独立和主权的侵略行为。”（第一七八〇次会议，第12-16页）

那些话可不是我说的。它们登在S/PV.1780号文件第7页起首处的陈述里。

罗西德斯大使说过有两万或两万五千名土耳其部队在塞浦路斯，并说这是一种侵略行为。请问“侵略”一词的适用范围是什么呢？岛上几万名希腊部队不算是侵略部队，因为他们凑巧讲的是希腊话。他们凑巧在那里提倡海伦主义。他们

在那里提倡一个终极目标，我要再度认为那是没有根据的终极目标——我不期望任何这样的根据，因为我知道他们想些什么，我知道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当然，在土耳其人出现在岛上时，土耳其人是侵略者——在他们之先到来的人却不是。他们是来到国家南部的受人欢迎的来自北部希腊的兄弟——那是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使用的字眼，不是我说的。那是两个月前说的，我已经有机会引述它。

罗西德斯大使谴责我使用若干报纸作为资料来源。当然啦，关于希裔塞人政府最高当局说些什么我没有其他资料的来源，我只能阅读报纸，看他们对那件事怎么说。

罗西德斯大使也谴责我谈到过去的事。重要的是现在，因为塞浦路斯的希腊人现在是受罪者了。在塞浦路斯只要没有希腊人受罪，也就没有塞浦路斯问题，也就没有理由把这个问题提到这里来。这是事实。土耳其人是少数民族，必须按照他们的游戏规则过活，一直等到他们变成大希腊的成员在大希腊中成为更少数的少数民族的一天为止。那是被我们打乱了的计划，那是罗西德斯大使大发雷霆的原因。

罗西德斯大使，现在往往是建筑在过去之上的。今天的成果是苦的，因为种子是苦的。我知道罗西德斯大使你自己对这种问题的感觉。我知道你要的是公平解决。但我知道你在这里所代表的人中有些人的看法和你并不相同。

不管什么时候，每当我们提到一个国家和这个议席上，乃至于整个联合国中许多其他国家一样有可能成立一个有联邦宪法的国家时，马上就有人答腔，“你想肢解这个国家；你想占领它”。但我们知道他们的目标一直是——而且用于确保使这个目标平稳达成的办法也一直是——不给塞浦路斯其他非希腊人以任何的地位。但是，那个其他的非希腊人拒绝变成希腊人；它从来不曾是希腊人；也永远不会成为希腊人。它将永远不同意在希腊的国家管理下过活——不管那个希腊国家叫做“希腊”或叫做“塞浦路斯”，面对这个国家宪法问题的做法却是道地的希腊方式。我向一切愿意知道的人清清楚楚的宣称：土耳其和土裔塞人社区的成员们

将永远不会接受一个希腊国家，一个位于塞浦路斯的第二个希腊。那是很清楚的。要尽一切全力设法使塞浦路斯的独立和主权面对到目前为止它还是不肯面对的现实。要尽一切全力设法使十多或十五年前决定和睦相处的构成这个国家的两个社区继续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一起生活。那是保证将来不必在星期天午夜到安全理事会计论塞浦路斯问题的唯一方法。

萨弗隆丘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这次会议的早些时候我就程序问题发言，当时是要指明英国代表专断地利用他的程序权力。我现在要依照议事规则，对于他所提到的实质问题行使我的答辩权。

苏联代表团要求召开安全理事会这次会议，并不只是让各理事国获知苏联政府七月二十八日声明的内容。当然，这项声明的内容是很重要很有讨论价值的，我们希望各理事国仔细研究这一声明。

英国代表拒绝了我们的声明，我们深感遗憾，而他所使用的诽谤伎俩是冷战最糟的时期所用的伎俩。

苏联代表团分发了一项文件，英国代表把这份文件称为“决议草案”，一项“苏联草案”，等等，等等。我要提醒英国代表，在在安全理事会中有一些大家都知道的惯例：在没有分发一项决议草案之前，理事国通常就某一国家想要提出的草案的实质部分进行协商，交换意见。

苏联代表团要求召开安全理事会这次会议，因为它想提出一些具体的意见和提议。根据公认的惯例，在理事会集会之前先行协商的范围内，我们有权让所有理事国获知我们的意见。我们尊重所有理事国的意见，我们准备听取它们的意见。我们听取了它们的，其他理事国也听取了我们的。为什么英国代表要对这件事找麻烦呢？为什么他要提出程序问题呢？我们完全没有违反议事规则，因为我刚刚提到的惯例是确实存在的。

我们注意到英国代表的发言中说到他曾经有过英国议会的经验。他曾经是下议院议员。好的很。我们了解这项经验的真正价值，我们尊重这种经验。可是，

很不幸地，下议院的议事规则和安全理事会的议事规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它们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在安全理事会的工作中，我们必须以安全理事会的议事规则为准则。

苏联代表团就一项它想要提出的案文和所有理事国协商，是很自然的事，不过，这么作了之后，它也不会犹豫或者不敢把这项决议草案，在必要时，摆到理事会桌子上来讨论。如果联合王国代表想要提出关于这一局势的草案，我们将会很仔细地审议它。我们也以建设性的精神，准备听取他对我们意见所作的任何评论。可是，看来似乎他根本就不愿意听取我们的谈论，从一开始就弃之不顾。至于我们，我们还是准备听听他的意见。

我想提到最后一点。有人说，塞浦路斯的局势没有改变。说是在过去二十四小时之内，在塞浦路斯什么也没发生，这是不太准确的。塞浦路斯代表罗西德斯先生所讲的话，和其他在这次会议中讲了话的代表们所讲的，都清楚显示，局势变得更糟了。外国军事干涉还在继续，而且事实上更严重了。这不是事实么？此地有人能否认这项事实么？在马卡里奥斯总统领导下的合法政府仍旧无法工作。就象在苏联政府声明中所说的，由于瓜分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企图和所作的准备工作这一事实而使局势愈加复杂了，有人正在运用各种幕后操纵，就象昨天发生的那样，想把这一主权国家瓜分。

换句话说，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些圈子中有人企图背着塞浦路斯人，不利于他们合法的利益而决定塞浦路斯的命运，这些我们都已经说过了。局势是改变了。变得更糟——局势并不是稳定不变的。

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求所有理事国严重考虑目前的局势，证明宪章所赋予我们的责任。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求明天、七月二十九日，安全理事会开会继续讨论这一局势。

主席：我请塞浦路斯代表发言。

罗西德斯先生（塞浦路斯）：我不愿意花费任何时间来答复土耳其代表，因为他并没有答复我提出来的任何问题。他谈的是过去，和现在完全没有关系的事情。为什么不提侵略、轰炸和焚烧呢？为什么不提违反停火呢？关于这个他能说什么呢？为什么不提他的双重角色，又是保证人，又是侵入者和侵略者？全不答复这些。而他只谈一些无关紧要的前此已经提出来也已经回答过的事。

他谈到土耳其人在塞浦路斯的苦难遭遇。可是，秘书长的所有报告书都高度评价塞浦路斯政府的行为——这些都是有案可据的；它让在塞浦路斯的土耳其人自由移动，甚至于在战斗中有危险的时候也是如此。可是希裔塞浦路斯人没有移动自由，现在也没有。不只是现在——他们在上百的土耳其人控制的公路上没有移动自由，而在塞浦路斯的每一个土耳其人都可以在全岛各地移动，除了一些军事据点以外，而这是希裔塞浦路斯人也不准进去的。土耳其人有移动自由，这是大家所批评的。许多到过塞浦路斯的记者都批评这一局势，说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希裔塞浦路斯人没有移动自由，而多年以来土裔塞人反而有，这个情况是令人难以容忍的。

这么说来，土裔塞人有什么苦难呢？他们的苦难是他们自己的军事当局把他们关在围地上，除非军方同意不准移出，而军方也使他们的政治生活濒于窒息。我不想谈论这些，这些是在和平时候发生的事情，只是大家不应该谈什么土耳其人的苦难。没有什么苦难。在许多方面他们都比希裔塞人要强。经济方面如果他们同意，象秘书长一再建议的，和希裔塞人成为一个经济单位，那么他们的情况就会好的多。向他们提了好些次。可是那些从外面统治他们的人不准他们这么做，因为观念上仍旧是维持分隔，以便分治。现在他们想用铁和血来达到分治了。土耳其代表对于这些全部没有答复。

主席：我请土耳其代表发言。

奥尔查伊先生（土耳其）：我诚意地向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道歉，不过必须答复罗西德斯大使，因为他说了一些至少不是事实的话。如果罗西德斯大使认为我宣读的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的声明是无关紧要的话，我也就无话可说。可是我说的一些旁的话他也认为是无关紧要。罗西德斯大使应该认识到，就是靠着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就决定了塞浦路斯的命运和在塞浦路斯的土裔塞人的命运。我是根据我们所知道的他们的过去，来谈他们的未来的。

在那个国家中，在他的国家中，过去十年之内上万的土耳其人生活得象难民一样，而他说这是由于一些政客的安排，这表示对于在他自己国土上发生的事情他有着奇特的概念。事实上，他们对于他们岛上发生的事情所知很少，以致于忽然有一天早晨，国家元首也不得不在一个外国基地上避难——这是他自己邀请到岛上的一些人所作的安排所造成的结果。

我没有要说的话了，我要道歉，如果再有人答复我的发言的话，我也不再答复了。

理查德先生（联合王国）：在夜晚的这个时刻，当理事会习惯于心情舒畅的时候，我可不想再把温度提高起来。如果允许我，我只想提出两点。首先，我不认为苏联代表可以这么敏感。如果他一直这样发言，象他今晚所作的那样，象他今晚在这种时刻所作的那样，我想如果他得到类似口气的答复的话，他完全不应感到惊讶。

他刚刚建议，我们明天肯定应当开会。我想，也许我只对明天开会来讲讲话。我不知道，我不认为我们任何人在此时可以决定明天开会是否适当。有可能由于日内瓦会议而使得安全理事会有必要开一个会，也可能没有这个必要。我认为，尤其有了今晚的经验之后，主席先生，明天阁下如果照惯例先征求各理事国的意见，看看大家是否觉得有必要召开安理会，而如果大家觉得有必要，则在什么时间召开，这样可能比较好一些。

所以，象我所说的，我并不想对这个问题和苏联代表有很大分歧，不过，我确实认为，或许明天再协商比现在就断然决定开会要更恰当一些。

主席：我请塞浦路斯代表发言。

罗西德斯先生（塞浦路斯）：我想向土耳其代表指出，塞浦路斯总统在此地讲话时，他所说的希腊军政府委员会政权的干涉，和希腊事务的经常运行无关，这是与军政府委员会无关的。其次，这显示了塞浦路斯的独立精神：不论一方或另一方以武力干涉，反应完全一样。可是这两次的不同，在于这一次是分治主义者的干涉，破坏了塞浦路斯的领土完整。这就不一样了。当然还有战争是在那边进行的，这是很不一样的。

萨弗隆丘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安全理事会有权讨论旨在执行其关于塞浦路斯所作决议的措施，不论日内瓦会谈结果怎样。安全理事会并不是日内瓦三国会谈的附属机构。这是联合国最重要的一个机构，而把安理会当作是其他机关的附属，这种想法是错误而不适当的。

苏联代表团提出了几个有建设性的提案，都已经在安理会理事国审议中。安全理事会明天可以开会，事实上明天应当开会来审议这些提案的实质。我们可以假定明天安理会开会时可以收到关于这一问题的决议草案。

这是我们要求明天开会的理由。局势如此，安理会审议通过最紧急措施是迫不及待的，这是安全理事会不可避免的责任。

劳伦斯·麦金太尔爵士（澳大利亚）：我觉得，或许我们可以请苏联代表考虑联合王国代表刚刚提出的建议。也许到了明天我们会有一些实质的提案——或许是由苏联代表提出的——我们就可以考虑这些提案。可是今晚，我国代表团并不

知道我们曾经收到任何这样确定的提案。曾经有一些很不确定的意见在我们中间分发，我国代表团可并不认为这些就是确定的提案。

象我说的，到了明天也许我们会有一些比较确定的东西可以审议。不确定明天的理事会会议，而由主席经过协商再作决定，不是更好些么？有可能在明天我们会觉得开会是有用的。可是我国代表团到现在也不完全知道为什么叫我们来开今晚这个紧急会议。据我所知，对于塞浦路斯的事业或塞浦路斯人民或帮助恢复塞浦路斯宪政政府来说，帮助都不大。

而在这时，即使今晚也还在不停送了来的最近的报道，也已告诉我们，根据我们的判断，日内瓦谈判仍在进展之中。我们听说，参加的人们不眠不休地继续进行着有用的工作，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以我国代表团来说，只要这些谈判能够有达成协议的任何可能——至少在二十四小时之前，我认为我们大家都同意，我们能够等待的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日内瓦方面的一些进展迹象——我们不能希望这个理事会只是为开会而开会。

因此，我要再次要求苏联同事们：与其现在就来排定明天的会议，我们为什么不能先让主席跟大家协商，以决定开会是否有用？

萨弗隆丘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们清楚地看到，有些代表逐渐想要把关于塞浦路斯的辩论推到安全理事会的范围之外去，让这些讨论在旁的地方进行，把安全理事会的工作弄成依赖于日内瓦会谈的结果。

我们知道，塞浦路斯并未参加日内瓦会谈，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危险的局势。安全理事会可能发现，在既成事实之前，它无法可施。而且，从理事会的威望和根据宪章它所应负的义务方面来看，理事会的工作都不应该因为日内瓦正在会谈而予延迟。

这是为什么苏联代表团明天仍要坚持召开安理会，如果理事会今天不这么决定的话。

主席：我请塞浦路斯代表发言。

罗西德斯先生（塞浦路斯）：我没有权利参加理事国关于明天开不开会的讨论。我要谈到另一个完全不相关的一方面。

我了解澳大利亚代表谈起日内瓦会谈——他希望这一会谈能有结果。我们都这么希望。可是我们从正式报告和新闻报道中都看到，谈判的一方正利用停火问题作武器，在威胁之下进行谈判，而不是在一种适合于谈判政治解决这一问题的自由气氛中进行。在这个情况下，只要安全理事会不尽责加强停火，而听让它被用来作为武器，作为在日内瓦谈判中进行威胁的手段，则这些谈判是必然会失败的。

这是为什么必须召开理事会会议以解决停火的问题。

主席：还有没有理事国想要就苏联代表提议的明天开会问题发表意见？看来没有。

理事会收到苏联代表的具体提议，明天召开理事会。我建议明天下午三时召开理事会。

既然没人反对，安理会就要在明天，七月二十九日下午三时开会。

下午十一时四十分散会